

华君武走了，讽刺死了？

华君武被誉为“漫画界的国宝”，他的画笔，被称为“抵得上千军万马”，对于很多不识字的农民，他的画作比社论的影响还大。究其原因，这个漫画家的一生始终在用讽刺的基调，描绘着眼前这个社会的人与事。但这些年里，人们仿佛不再需要讽刺，他的“阵地”也越来越小。如今，华老仙逝，带走的不仅是人们的怀念与哀悼——

那支“抵得上千军万马”的画笔，永远地停下了。

6月13日上午9点，漫画家华君武在北京友谊医院离世，享年95岁。在他广渠门外的家里，没有什么隆重的悼念仪式，只有一张遗照。遗照上，他穿着白衬衣，微笑着侧坐在院子里，身旁一把空椅子，随时等人坐下聊天的样子。遗照旁，堆放着老人生前最喜欢的绒毛玩具兔，它们或躺或立，有的戴着草帽，有的穿着粉裙子，好不热闹。

走之前，他告诉家人，不要麻烦别人，丧事从简，不搞遗体告别，不搞追悼会。老人希望大家“记住他鲜活地笑的样子，而不是从冰箱里推出来的冰冷的样子”。

可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网站都在第一时间刊发了这一消息。一家报纸把老人的漫画自画像发在了头版，这是这家媒体自成立以来，“从没发生过的事”。

在杭州，纪念他的漫画墙正在筹建，他的头像刚刚完成，还来不及蒙上红布。在腾讯网，短短几个小时，就有几十万人给他上香、献花，缅怀他，向这位在“小学五年级课本上画《公牛挤奶》的华爷爷”告别。

同行们也不吝惜各种溢美之词——漫画家郑辛遥用“一面旗帜”形容他，漫画家缪印堂用“国宝”形容他，美术评论家谢春彦用“杜甫的诗史，华君武的画史”形容他，还有人引用画家叶浅予的话：“中国当代只有一位当之无愧的漫画大师，就是华君武……”

的确，从15岁发表处女作，直至93岁停笔，华君武一生作画2000多幅。大半个世纪以来，每个重要的时刻、运动、大事件，都能从他的画中找到对应。有人说，他的画就像“一把锋利的匕首”，直指时代的病症。

“漫画是用笑来战斗的。”华君武曾自言，“漫画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讽刺。就像医生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死病痛一样，漫画家关注的是社会病。”

华先生的笔就是这样做枪、做刀的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的笔抵得上对敌作战的“千军万马”。漫画家缪印堂回忆说，对当时很多不识字的农民，他的漫画比社论影响还大。这支笔几乎给他带来了“杀身之祸”。1947年，他创作《磨好刀再杀》，正在磨刀的蒋介石穿着一身美国大兵服装，暗示他是依靠美国的援助才有力量来打内战的，画里的蒋介石，有着光头、高颧骨、小胡子和凹进去的眼珠，太阳穴上贴了一块小小的、四方形的、黑色的膏药，暗示天天打败仗的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头痛，揭露他“假和平，真内战”的想法……

这幅画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，老百姓把它做成宣传画贴在马路上、火车站里，以至于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以“诬蔑领袖”的“罪名”，将华君武列入暗杀的黑名单。他的讽刺漫画，甚至被当作最高指示下发。1962年，他画了《永不走路，永不犯错》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眼神畏缩，躲在婴儿襁褓里不敢动弹，尖锐讽刺了为了个人得失，宁愿不工作也决不冒犯错危险的官员。

毛泽东看到这张漫画后，立刻



华君武

作了批示，这张漫画作为文件，层层发下去，许多干部人手一份。

即使在禁忌颇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华君武也没有停止讽刺。他跟当时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穆欣说：“你敢登，我就敢画。”穆欣笑着回答：“你敢画，我就敢登”。

就这两句话，后来在“文革”中被批成了“反党大阴谋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关进了牛棚，种3年地、养4年猪，挑了一万多斤粪，没画一幅画。

等他再提笔时，手上那支饱蘸墨汁的毛笔又变得“锋利”无比。张春桥被他画成了一只猪的模样，旁边题字曰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，这幅画将当时审判张春桥时，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的心态刻画得十分生动。

退休了，他依然闲不住，三天两头地逛集贸市场，找各种素材，他说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历次运动中，他都会画漫画。现在画经济题材的漫画必须“沉”下去。因为，经济领域的创作题材，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得“越来越复杂和艰深”。

养了4年猪，他爱上了这种动物。他把各种市场上的人和事，画在猪八戒身上，一画就是250张。友人说他“每次作画，就像娃娃们玩泥沙或堆积木那么认真和投入”。

遇到一件不平的事，他就画一张讽刺一下。非典时期，看到国人随地吐痰，吐痰的人就进了他画里。看到市场上老人用品少，就画《娃哈哈，有不甜的爷哈哈吗？》，还给娃哈哈老总宗庆后寄去。宗庆后回信，说他们将考虑生产“爷哈哈”！

有人曾这么评价华先生的作品：“似乎显微，实乃放大；看若放大，其实照妖；看似照妖，又在疗伤。”

也有人问这个生活中脾气很好的老头儿：“你的脸总在笑，可你的画怎么总是讽刺，没有赞美？”他回答道：“歌颂型漫画不好画，画起来皮笑肉不笑，太表面，我没那个能力。漫画就是画矛盾，没矛盾就没世界。”

在人生最后30年里，除了画画，华先生还做了一件自认为很重要的事：道歉。

几乎每一次个人展览，他都会在序言里，写下大意如此的一段话：

50年代里，我画了不少错误的画，伤害了不少同志。大跃进里，我画了一些浮夸的错误画……这些都是历史的深刻教训。他还特别提到了在胡风、浦熙修、丁玲、艾青、萧乾和李滨声等人蒙冤受难时，自己曾经“落井下石”。

他一生只在国家美术馆做过一次展览，大部分画展都开在基层。每开一次，老人就要道歉一次，至少道歉了30次。

朋友们回忆，华君武曾经几次当面向丁玲道歉。在他80岁时，还专程去山东，寻找当年当工作队队长时，自己伤害过的一位老贫农。找了很久，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时隔几十年后相遇在一个小屋子里，两人都很动情。

“父亲一直把这些苦闷埋在心里，很少跟家人人说。可我们知道他的痛。”家人说。

华君武一生画过好几张自画像，可没有一张以“真脸”示人，不是捂着脸，就是背对着。一张用手捂着脸的自画像边，题着一首小诗：画人难画手，画兽难画狗，脸比手更难，捂面遮百丑。他甚至这样“讽刺”自己：画不像自己，何必画，我这一捂，把我的缺点都捂住了。

别人画他，他也不中意。画家李延声给他作画，他在画像上题词道：“延声同志画我似思想家，其实我不是，请看画的不要误会”。高莽给他画了速写，他写道：“我已近八十，没有这样漂亮了。”

有人写文章把他赞扬过头了，其中有的事未经核实，他看后十分不满，便写文章予以澄清。他说，有多大说多大，不能接受不属于他的荣誉。

在儿女眼里，这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的“漫画界里最大的官”，生活中却如同“顽童一般”。

老人属兔，他的床上、沙发上、轮椅上到处是玩具兔子。家里挂着“老鼠吹牛”之类的漫画。他喜欢格子衣服，讲究衣服的搭配，出门时把自己收拾得“很儒雅”。

他给朋友打电话说，“你又在抽烟了吧，我都闻到了”。他不小心跌在没盖盖子的沙井里，伤了腿。友人

电话慰问他，“听说你掉到井里了？”华君武马上回了一句：“你不落井下石就好。”

有人给华老的信里寄了一张自己的名片，字印得太小，80多岁的华老回信的时候带了一幅漫画，漫画里他拿着两个放大镜在看名片，“幽默极了”。

可画了一辈子画的老人心里很清楚，他的阵地越来越小了。因为一些报纸意识到，“漫画是真家伙，太尖锐会出事”，便取消了漫画版。

很多看着美国、日本漫画长大的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已经不知道“华君武”这个名字了，甚至有孩子尖锐地说：中国的所谓漫画家，连给宫崎骏（注：日本著名漫画家）“提鞋都不配”。老漫画家们坐在一起，总在感慨中国的漫画命运。有人记得，华君武曾叹息道：“现在不要我们了。”

可90多岁的华君武“还在战斗”。他说：“我就是改不了狗拿耗子，见了就想咬几口的习性。”

他留给公众的最后一幅画，是2005年4月7日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一幅讽刺台独分子参拜靖国神社的漫画。他说，当时发表的心情“就跟75年前发表第一篇作品的心情一样”，还买了厚厚一沓报纸送人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，93岁的华老，还在家里折腾着画笔，可手里的笔千斤重般在纸上拖来拖去，不成形，最后他揉了纸，失望地说：“画不动了，要放下武器了！”

几个月后，友人再见他时，面无表情的老人，正戴着个围嘴，手持汤勺颤巍巍地喝汤，已经几乎不认识人了。

漫画界有“华丁方”之说，华君武、丁聪、方成，并为漫画界的“三大国宝”。缪印堂说，如今华老走了，丁老走了，漫画这个武器放在仓库里无人理睬，“那个用漫画讽刺社会的年代，再也不见了”。

听到华老离世的新闻时，他的《人民日报》的同事、多年的好友、93岁的漫画家方成一脸平静，转身淡笑着对旁人说：“今年差不多该是我走，哪知他先走了。不用多久，我们仨就又会在那边碰头了。”
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

华君武自画像

